



110 學年 紅磚文學獎得獎作品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民國 111 年 6 月

# 110 學年度 紅磚文學獎 得獎名單

## 小說組

參賽作品名稱	名次	系級	作者姓名
噤夜	第二名	企管 2B	林哲維
火焮猶在	第三名	傳播 2A	呂巧薇
未央	佳作	會計 2A	林明霆

## 散文組

參賽作品名稱	名次	系級	作者姓名
名為父親的人	第二名	傳播 3A	賴亭利
魚塭仔	佳作	傳播 2A	林靖洳

## 現代詩組

參賽作品名稱	名次	系級	作者姓名
秋刀魚會過期，今天也會	第三名	傳播 2A	呂巧薇
你眼裡的世界	佳作	視傳 4A	王靖
卡帶	佳作	建築 3B	黃羽臻
組詩	佳作	會計 1A	湯亞叡

## 小說組得獎作品

### 第二名

### 噤夜

林哲維

那一夜的慘叫嚇跑了依偎在電線桿上的每一隻麻雀

至今我仍然記得在打開門的瞬間見到的身影

沐浴在月光底下的白色襯衫與白色窗紗飄逸到了一塊，敞開的窗戶外頭那只忽明忽暗的路燈，漆黑的夜空與微微的夜風，背對著我的瘦小身軀以及她緩緩地轉過頭，那雙無神的瞳孔

「你…回來了？」

我的室友是一個男生，一個身材談不上高大的男生

與他的第一次見面是在去年的某一個假日晚上，在一間連鎖的咖啡廳裡，我因為趕著赴朋友的約而沒注意到正朝著我走來的他，迎面撞上後我手中的咖啡朝著他的白襯衫毫無保留的撲上

我驚慌失措的連忙想從背包裡掏出衛生紙，他卻泰然自若地要我不介意彷彿一切都是理所當然，我低著頭不停道歉，想為他出洗衣的費用

「妳知道嗎，人與人相遇的機率只有不到萬分之五，而能相識的機率更是只有千萬分之五，只用一件襯衫便能換來這萬分之五的可能性，我其實很幸運」第一次聽見有人真的說出像是韓劇裡的台詞，我抬起頭看著他從我身邊離去的背影

原以為那萬分之五的機率因為一件襯衫而發生已經很難得了，千萬分之五的奇蹟卻在上個月發生

當房東告訴我隔壁的空房間要搬來一個男生，問我介不介意時，透過窗戶我見到了身材談不上高大的他

「我們又見面了？」好像也是從窗戶看見了我的他，腳步輕快的踏進了我的房間

我們住的是共用一套衛浴一間客廳一個廚房的小公寓，在我搬進來的時候房東就跟我說過在有另一個租客出現之前我能自由的使用兩個房間

而如今他搬進來了，原本被我當作儲藏室的房間就必須好好整頓出來還給我新的室友

「剩下的我來就好」

好像從我第一次遇見他開始，就一直在給他添麻煩，無論是那件白色襯衫或是被我囤積了一堆不知道什麼時候網購的東西，最不好意思的大概是那裡頭甚至多半都還沒拆開過

我跟在他的後面，看著他把一箱又一箱屬於我的東西搬進我的房間

「還是先放在我這裡吧，妳的房間快擺不下了」

我低著頭不敢直視他，他的笑容總是讓我感到羞愧

「差點忘了自我介紹，我的名字是黃朋彥，今後請妳多多指教」

我們相處得很融洽，沒有吵過架也沒有因為任何分工或浴室裡的頭髮起過爭執  
現在回想起來，他總是處處讓著我

「妳是日向所大學的吧，比起這裡應該還有離學校更近的宿舍，為什麼要捨近求遠？」

他坐在餐桌前，對著剛洗完澡的我問

「你怎麼知道我是日向所的」我一邊用毛巾擦頭髮一邊走向餐桌

「之前幫妳搬東西的時候看到妳桌上的學生證，還有妳的背包上面也有校徽」

「啊原來如此，我都沒時間整理」聽他的話讓我不禁想起自己那凌亂到不像是人住的房間，真的是黑歷史

「我是不是說錯話了？」

似乎一眼就被他看破了心思，他總是能夠在每一個時刻說出最精準的話，對他而言彷彿一切總是得心應手，即便是將要陷入尷尬的場面他也能像這樣在我不知道該怎麼搭話之前，把話題延續下去

「沒有沒有，我之前也是住在學校旁邊的宿舍」如果我再自顧自的被黑歷史影響的話就太對不起他給我的台階了

「那為什麼搬出來了？不習慣嗎」他的表情變得凝重，但總感覺他的溫柔他的顧慮很讓我安心

我沉默了一會，放下手中的毛巾，在手機上查找當時的媒體報導：「去年有上社會新聞吧，某大學宿舍發生連續傷人事件」

新聞的標題是這樣的：為情所害？又傳連續傷人案件！1死13傷兇手在逃！

--02月14日，情人節當晚在距離日向所大學不到5分鐘車程的學生宿舍裡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這起駭人的事件一共造成1死13傷，受害者全是日向所大學的學生，最令人震驚的是經過警方一系列的蒐證與調查竟無法鎖定嫌疑人，監視器更是因為長期未維護而並無正常運作，這也是繼東月高中宿舍命案後，宿舍的保全系統問題再次備受爭議，受害者家屬的忿懣難以止息而兇手卻仍然逍遙法外……

「當時鬧滿大的，我爸媽也說宿舍的保全系統沒有用，要我不要再住下去」

「兇手還沒抓到啊」他接過我的手機，看著螢幕上的新聞報導抱怨：「警方的辦事效率還真差」

「我媽也這樣說，叫我要自己保護好自己」我伸出手指向自己的房間：「還要我上網補充一堆用不太到的防身用具」

「原來是這樣啊」他順著我手指的方向望去，靦腆的笑了出來：「那堆沒有開過的包裹是防身用具啊」

雖然自己爆料很難為情，但比起剛才的沉重，還是像這樣有說有笑的比較舒服

「不要笑我啦，我也很困擾」

「雖然有些誇張，但說不定哪天用得著，伯母的顧慮我能體會」口中說能體會，但他的笑容卻沒有停下來過

我朝著他的臉龐偷偷瞥了一眼，隨後又害羞的把臉埋進毛巾裡

「話又說回來，這樣子通車不會很麻煩嗎？」

我抬起頭看著他把手機遞回到我的面前，起身朝冰箱走去：「是有點麻煩，課排太早的話都要很早起來準備」

「那當初為什麼不找近一點的？就算不是學生宿舍，日向所周遭也有不少雅房出租吧」他從冰箱裡拿出我昨天買的啤酒：「喝一瓶沒關係吧」

我聳了聳肩：「本來是打算找近一點，但誰讓這間特別便宜…」

「理由意外的實際呢」他笑著喝了口啤酒

「保全系統也特別完整…」

聽到我拙劣的藉口，他把目光轉向了我，投以一個若有所思的微笑：「是嗎，妳喜歡就好」

如果當初我能早點察覺到這些日常對話裡的異樣，我們的結局是不是會有所改變？

「那件是我的襯衫嗎」

某天晚上，他走出房間對著坐在客廳沙發上看電視的我說

「對阿，很好穿」我望了他一眼滿足的說道

之前弄髒了他的白襯衫沒機會幫他洗乾淨，再次見面後我便執意要幫他洗一次，只不過洗完了也就沒再還給他，時不時就會被我當作睡衣來穿

「明天放假妳有什麼安排嗎？」

「有點事情」我一邊吃著零食一邊對著電視節目傻笑

「是明天嗎？」他走向冰箱：「喝一瓶沒關係吧」

「什麼意思？他們為什麼有辦法準備這些道具啊，也太逼真了吧」我笑著說

「妳朋友的忌日」

至今我仍然記得，當他說出這句話時那毫無抑揚頓挫的語調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令我忽然起雞皮疙瘩，

「你在說什麼？」我放下手上的零食，面無表情地看著他

「之前說的那個社會案件，1死13傷」他時而盯著桌上的啤酒時而往我的方向望：「我沒有別的意思，只是突然想起妳之前的悲傷表情」

「你為什麼知道我朋友的事？」

「之前在妳桌上的月曆看到的，2月14日的旁邊寫的名字」

「只看到這樣你就知道了？」

「還有妳向我提起這件事的時候，像是在強顏歡笑」他的語氣恢復成以往的溫柔，但我卻聽的一點也不高興

可能是見到我板起了臉，他又接著說：「不用對我故作堅強，我願意擔心妳…」

「你懂什麼？」沒等他把話說完，我把手中的遙控器重重的摔在沙發上，抬高音量衝著他吼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突然感到憤怒

「不要生氣我只是…」

「你只是你只是…你很了解我嗎？不過才住在一起多久而已就好像能給我無微不至的照顧了嗎？不要以為你的溫柔對每個女孩子都適用…」

「我沒有對每個女…」

「我怎麼知道，像是能看穿女孩子的心思一樣，肯定交過很多女朋友吧，但很抱歉我並不吃這一套，請你不要太超過了」

當下的我一把話說完便走向房間，拿了包包後就直接走出門

一點也不在乎電視節目的罐頭笑聲成為格外突兀的背景音樂，或是他與啤酒是否正不知所措的面面相覷，只覺得什麼都被猜中了，這樣的感覺很差

「這麼急著把我叫出來，你們吵架了？」

被我約出來喝咖啡吐苦水的朋友名叫陳宇安

「該不會是妳單方面痛罵他一頓了？」

「你會通靈？」

「被我說中了，他跟你說了什麼？」陳宇安一臉得意的坐在我的對面，喝了口我出錢買的巧克力冰沙

「沒說什麼」我低下頭：「比起生氣，感覺應該更像是惱羞成怒」

「誰？」

「我啦」

「那肯定是提到王靜的事了」陳宇安深吸了一口氣：「只要提到和王靜有關的事妳就會整個人變得很暴躁」

「我哪有…」

「不過他怎麼會知道？妳跟他說過嗎？他還跟妳說了什麼」陳宇安突然把臉向我湊近

「沒有說什麼」我伸手把陳宇安的臉往前推開：「他說是看到我月曆上的標記」

「只憑這樣就能知道？不覺得很奇怪嗎」陳宇安的表情嚴肅了起來

「什麼奇怪？」

「妳說你們之前見過面，後來他又搬到妳住的公寓…」陳宇安皺起眉頭：「人與人相識的機率不過千萬分之五，真的有這麼巧的事嗎？」

陳宇安的話讓我想起自己與黃朋彥第一次相遇的那個晚上，這麼說來那天也是我們宿舍發生隨機傷人事件的日子

那天我和陳宇安約在學校附近的連鎖咖啡廳見面，但我因為路上塞車而遲到，等我到了咖啡廳找了個位子坐下後，收到陳宇安的訊息告訴我他也有事情會晚一點到，要我先去餐廳報到，因為時間很趕我又盯著手機看，才會不小心撞上黃朋彥

「如果是經過刻意安排的話，相識的機率就可能變成一」陳宇安彷彿話中有話黃朋彥離開後，我就趕緊跑出咖啡廳，因為攔不到計程車只好徒步跑去餐廳，走了好一段路才終於遇到開車經過的陳宇安，上車後沒多久便從廣播聽見宿舍出事情的新聞

「就好像骰子骰到六點的機率是六分之一，但如果經過安排，人就能把機率改變成一」陳宇安的話讓我不知道該如何反應  
見到我不發一語，陳宇安又接著說：「我覺得妳不要太相信那個人比較好…」

回到公寓後，陳宇安的話不斷的在我的腦海裡迴盪，我並不認為平時溫柔對我的他會是什麼讓我無法信任的人

我看著餐桌上被他喝光的啤酒

『喝一瓶沒關係吧？』他笨拙地從冰箱拿出啤酒的身影赫然浮現  
我不禁笑了出來，啤酒本來是我買來要在王靜的忌日上祭奠她的，沒想到卻被他給喝到沒剩幾瓶了

我站在冰箱前

不對啊…他為什麼要問我有沒有關係？

腦海裡不安的念頭閃過，一瞬間更是與陳宇安所說的話重疊在一起，我不由自主的向後退…不會的，這只是巧合

心中這麼想的我卻還是朝他的房間走了過去，我從沒有關好的門縫中望進去，夜風從同樣沒有關上的窗戶一頭溜了進來，捲起純白色的窗紗，在月光的照耀下我緩緩走進他的房間

一切終於浮上檯面

我看著被他擺放在凌亂桌上，一張張房子的照片

這些與我當初在找房子時所看過的日向所大學周遭的資料幾乎如出一轍

『那當初為什麼不找近一點的？就算不是學生宿舍，日向所周遭也有不少雅房出租吧』

我不敢相信的看著手中的照片，每翻過一張彷彿就會聽見他溫柔的聲音，而當照片自我的手中滑落，正要把它撿起來時，我注意到了塞在書架上的一張出租訊息

上面的照片是我現在所住的這間公寓，但租金卻是我當時看到的五倍，才正要感到困惑，連絡電話旁的名字卻似乎如此理所當然地寫著：黃先生

原來機率根本不是千萬分之五…

『是嗎，妳喜歡就好』

我的腦海中頓時一片空白，不敢相信原來我以為的韓劇發展，我以為的命中注定竟然只是一場安排好的布局

為什麼他要這麼做？我沒有辦法理解他是為了什麼樣的目的

『妳是日向所大學的吧』

『之前幫妳搬東西的時候看到妳桌上的學生證』

我看著被他收在書櫃上的我的學生證，為什麼會出現在他房間？

這是我之前不見的那張學生證，他搬來的那天我剛領到新的學生證，因為還沒收進錢包才會放在桌上，但為什麼他會有我的學生證

我開始感到害怕，他到底還隱瞞了什麼？我不停地翻找著他房間的每一個抽屜直到我找到一個盒子，打開裡頭放著我之前住的學校宿舍的照片、那起隨機傷人案件新聞的報紙版面、一串電話號碼還有明天的日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的車票還有一張我的照片

我緩緩拿起我的照片，那是我坐在連鎖咖啡廳裡，一邊滑著手機一邊喝咖啡的樣子

『人與人相遇的機率只有不到萬分之五，而能相識的機率更是只有千萬分之五，只用一件襯衫便能換來這萬分之五的可能性，我其實很幸運』

『我們又見面了？』

一陣夜風倏地自窗戶一頭吹了進來，我的呼吸變得十分急促，像是全身上下都察覺到了危險，冷意自尾椎骨直竄腦門

而也正是這樣一個夜晚的這個時刻，我聽見了停在我身後的腳步聲，我直冒冷汗、雙眼無神，顫抖的轉過身：「你…回來了？」

我看著他靠在門邊，衣服上沾著血跡，手裡的刀子鋒利的反射月光不偏不倚地打在我驚恐的臉上

「妳沒事吧？」他動也不動的站在門邊，眼神在被我翻找過幾遍的房間環顧了一陣後看向了

我別過視線、不敢出聲，不敢看著眼前這個從沒想像過的黃朋彥

「我不是故意瞞妳的…但事情並不是妳想……」他向前走了幾步，但話還沒說完，窗外便傳來一陣又一陣的警笛聲

趁著他的注意力被警笛分散，我衝上前用盡此生最大的力氣將他撞倒後毫不猶豫地往外面衝

「李韋芸！」站在門口的陳宇安一把手抓住了我

就這樣在警笛聲響徹天際的夜裡，我逃離了他的房間，逃離了他的公寓

「妳沒事吧？」

坐在陳宇安的車上，我看著警察陸續奔向公寓，心中餘悸猶存

想著這些日子以來自己被設計與殺人犯同居，想著自己竟然還以為能和他有好的發展，想著自己竟然真的相信千萬分之五的機率…

「結束了」陳宇安一隻手放在方向盤上，一隻手從口袋裡拿出啤酒

我慢慢調整呼吸，望向駕駛座的陳宇安：「你怎麼會來？」

陳宇安深吸了一口氣，示意我向前看

就在視線的不遠處，我見到黃朋彥被銬上手銬帶出公寓，穿過圍觀的鄰居

在他看到我的瞬間，突然像是發瘋似的不斷想掙脫警察的束縛，他的口中像是



在說些什麼，即便警察再度合力將他壓制，他仍然對著我的所在嘶吼  
依稀間我彷彿聽見他的聲嘶力竭：「快離開」  
我皺起眉頭，想問陳宇安是否也有聽見，卻注意到了他衣服上的血跡  
那一刻陳宇安轉向了我，他的眼神變得無比冷酷  
而那一夜的慘叫，嚇跑了依偎在電線桿上的每一隻麻雀。  
我的室友是一個女生，一個身材瘦小的女生  
與她的第一次見面是在去年的某一個假日晚上，在一間連鎖的咖啡廳裡，我看  
見匆忙的快步走進店哩，四處張望的她  
那一個瞬間，像是被什麼迷住了似的，望著好似迷路到了人間的天使，我感覺  
到自己全身上下的細胞都在沸騰，坐在咖啡廳深處一隅的我，費了好大功夫才  
壓抑自己想衝上前搭訕的慾望  
我看著她在看完手機後找了個靠窗的位子坐下  
向著落地窗發呆的她，那飄渺的眼神令我感到陶醉，我沒能克制自己想留下這  
個畫面的衝動，悄悄的拿起相機，顫抖著按下快門，深怕任何一個漏了拍的心  
跳聲，都會被她發現  
儘管外頭馬路上的車聲喧囂，只要像這樣偷偷地注視著她，世界也會在瞬間變  
得無比安靜，安靜的彷彿這一夜只剩下我難以按捺的心意  
我就這樣一直看著她，看她的每一個表情，想讀懂她現在正在想什麼，而不自  
自主的出了神，待我回過神來，她已經起身準備要離開了  
而也是在這一刻，我注意到了她掛在書包上的學生證  
我朝著她走去，她則低著頭著急的加快腳步，直到撞上了我，直到她手中的咖  
啡毫無保留的撲上了我  
「真的很對不起…天啊是全白的…該怎麼辦，會不會洗不掉阿…真的是非常抱  
歉…要不然我幫你出洗衣的費用好了！可是我沒有在洗衣店洗過衣服…到底該  
怎麼辦…」  
我在她撞上我的瞬間，悄悄的摸走了她的學生證，看見她一邊道歉，一邊不停  
的從背包裡掏出衛生紙，那著急的模樣讓我忍不住的笑了  
第一次聽見有人真的說出像是韓劇裡的台詞，我輕輕地告訴了她，讓她不需要  
介意，隨即故作鎮定的自她的身邊走過  
那天晚上，我順著學生證的資訊找到了她所住的學生宿舍  
原本以為這將是我自己找到萬分之五的機率，卻看見宛如人間煉獄一般的景象  
我趁著警衛不注意溜進了宿舍，還沒走到她所住的3樓，樓梯口的血跡便讓我  
停下了腳步，我下意識的往後退，一聲尖銳的慘叫嚇得我調頭狂奔  
逃出宿舍的我靠在圍牆邊，正是這樣一個不巧的機遇，我看見拿著刀子不慌不  
忙地走出宿舍的他  
我連忙躲到樹叢後面，看著他從容的走上他的黑色轎車，好奇心作祟，我決定  
驅車跟在他的後面  
然後，我看見了她，對著黑色轎車上的他揮手，隨即像是理所當然的上了車

我深吸了一口氣，看著前方轎車越開越遠，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不知所措，我的腦中浮現出她向著落地窗發呆的表情，她知道她在等的男人是個殺人犯嗎？

她知道她身邊的那個男人，隨時都可能面無表情的殺了她嗎？

如果知道的話，我該不該報警？從車上的廣播我聽見了發生在日向所大學學生宿舍的隨機傷人事件，這一個瞬間，她還活著嗎？我如果報警的話，她會不會有危險？

那一個夜裡，我把自己關在車上，廣播裡的新聞一遍又一遍的重複著，我就這樣看著窗外那漆黑的夜空，好似隨時都能把我吞噬了一樣，我害怕廣播裡的新聞播出我不願聽到的消息，甚至以為只要黎明來了，黑夜就會被驅散，只是就算等到太陽都出來了，廣播裡的那句：「對於兇手，警方仍然沒有頭緒」，彷彿是在嘲笑著我的決定，面對燦爛的陽光，我卻只想著她在夜裡散發的光

再一次看見她，是在仲介公司的門前，我站在對街的另一頭，看著正反覆打量租屋訊息的她，那一個瞬間心中彷彿有什麼終於放下了

在她離開之後，我聯繫了認識的房屋仲介，在確認了附近的租金價格後，我決定用五分之一的價格出租我手上的空房子

在一連串的安排之下，終於讓她成功搬進了我的公寓

然而過沒幾天，她的朋友—那個夜晚裡她等待的男人主動聯繫了我

「見個面吧」電話那一頭的聲音，讓我瞬間聯想起那個拿著刀子的身影

在見到他之後，他語氣平淡的告訴我，說知道我接近她的目的，說知道我知道很多的事情

他面無表情的注視著我，眼神中像是在警告，警告我如果再多做些什麼，後果將不堪設想

他給了我一串電話號碼，說我們會再聯絡的，隨後便如同他前來時的從容轉身離去

對於我而言，實在是痛恨自己沒能直接挺身對抗他

對於我而言，實在是討厭自己什麼都被他摸的透徹

對於我而言…只有她，不能受到傷害，儘管要費盡我所有的資產，我也要用我的力量保護她

「你就是個變態」

在那之後，我和他見了不少次面，也許是在探我的口風，但他—陳宇安真的什麼都知道，好似他的背後擁有著一整座的諜報機關，就連我什麼時候聯繫的房屋仲介他也都瞭若執掌

「我覺得我跟你的關係滿奇妙的，你恨我也怕我，而我討厭你也怕你」陳宇安坐在我的對面，喝了口我出錢的巧克力冰沙：「而且我們都喜歡李韋芸」

和陳宇安的見面，我幾乎都不曾開口

「你應該也知道我這個人很好說話，只要你不亂說話，那麼我們大家都能安穩的過生活，不過要是你說了些我不想要你說的話，那事情可能就會有點麻煩了」陳宇安的口氣輕佻，臉上卻絲毫沒有任何喜怒哀樂，彷彿是披著人皮的魔鬼，實在無法想像他究竟在想些什麼：「要不然我這裡有個簡單的提議」語畢，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張車票

「搭著這班車，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吧」陳宇安刻意壓低音量：「到不會和她有交集的遠方，那樣子對你也好不是嗎」見到我動也不動的，陳宇安起身將車票塞進了我襯衫前的口袋：「這樣你也不用忍的那麼痛苦，黃先生」

面對著陳宇安給我的車票，我猶豫了很久，如果我的離開能確保她的安全，那我一定不會有所留戀，但如果我的離開反而成就了與殺人犯的戀情…那麼我也會下定決心，這次我不會再有任何猶豫

「我們又見面了？」

在我安排好房屋仲介的帶領下，我看見了窗戶一頭的她正驚訝的看著我看著她的笑容，我的內心感到很踏實，彷彿這一個藉口也被認可了似的，讓我有可以正大光明待在她身邊的藉口

在幫她搬了一箱又一箱的雜物後，我笑著看向她羞澀的臉：「差點忘了自我介紹，我的名字是黃朋彥，今後請妳多多指教」

「啊那個…我叫李韋芸，也請你多多指教」

不知道為什麼總是很著急的她，每一刻都讓我感覺到自己的決定是正確的

「你，沒有聽我的建議呢」在電話裡，陳宇安冷冷地說道：「你應該知道沒有什麼事情是瞞的過我的，既然這就是你的決定，那麼我就最後好心的提醒你，千萬不要做多餘的事」

和她住在一起的日子我過得很快樂

雖然好幾次都想向她坦承，但陳宇安的話卻在在的讓我打退了堂鼓

在為她整理房間的時候，我看到了她擺放在桌上的，她和她朋友的合照，也看到了那一個夜晚，2月14日的日期在桌曆上被特別標記了起來

我刻意在她的面前提起這個話題，卻見到了她悲傷的表情，儘管只有一個瞬間，我的心卻連同四周的空氣跟著黯淡了下來，到現在我依舊對自己所開的話題感到後悔

或許我早該知道，刻意提起她最不願被觸及的往事，只會讓她更加受傷

但沒真的沒想到這就是我與她最後的對話，到了最後我甚至連她的笑容也沒能守住

「會主動打給我還真是稀奇」

在她對著我發完脾氣，離開公寓之後，我坐在餐桌前撥通了陳宇安的電話號碼

「還以為你要說什麼，還是一樣都不說話嗎？」

「和我見…」「有插播你等一下，喔是李韋芸，抱歉啦我要先掛了」

李韋芸的電話讓我原本想對陳宇安攤牌的念頭再度煙消雲散

看著被對方掛斷了的電話，我沉思了許久，想著還是算了吧，便起身想出門買些下酒菜

這一夜，我拎著剛買好的下酒菜站在便利商店的門口，看著高掛在夜空底下閃爍著的霓虹招牌，好似在與月光爭鋒，它的一閃一閃都像是在譴責我此時此刻為什麼還呆站在這裡

她的身影時不時的在我的腦中湧現，連同說不上來的不安一起，在我的胃裡翻騰攪動著，是不是喝太多罐啤酒了…

我知道那些是要買給她的朋友，所以才故意在她面前喝的

如果她向我問起為什麼要問她有沒有關係，屆時我可能會全部告訴她

但其實我也知道，這充其量不過是在為我的膽怯找藉口罷了，因為不敢主動提起，只好仰賴她主動提問…

這樣子的我根本沒能力保護她吧

我感覺得出不斷湧上心頭對自己的憤怒，氣憤總是在逃避的自己，也氣憤總是能給自己一個完美理由，那樣冠冕堂皇的自己

現在的她在哪裡？是不是正在和陳宇安見面…剛剛她離開的時候發了好大的脾氣，她會不會把事情都告訴陳宇安？

我望向遠方的路燈照在漆黑的夜路上，像是一個角落的救贖，然而下一個瞬間路燈忽然熄滅，彷彿有什麼外力從旁邊毫不留情地把它吹熄了似的，卻越發助長了我內心的不安情緒

陳宇安會不會把她，把李韋芸視作威脅？

站在夜裡的我想伸手數星星，卻只見到深邃的漆黑，與那一夜一樣，充斥著絕望的漆黑，不會的…陳宇安也喜歡李韋芸，他不可能會對她下手，就算有事也會是針對我…

實在可笑，我竟然還在找藉口…我竟然還想說服自己…明明已經如此急躁，對於現在的李韋芸而言，會是信我多一些，還是會相信陳宇安？

一陣夜風恰到好處的落在我手提的購物袋上，與之摩擦發出的聲響將我拉到現實，等我回過神來，自己已經在夜路上奔馳，向著我和她住的公寓

我跑著上了樓梯，看著我眼前恣意敞開的大門，我一把甩開手上的購物袋，飛奔至門前，隨即見到了佇立在客廳、手持刀子的陳宇安

他斜著頭像是早就預料到我會出現似的望著我，那一瞬間我感覺到心中有什麼東西正在剝落，加劇的並不只有我發狂似的心跳，連同理智線也跟著崩壞，我衝上前一把握住了陳宇安的領口，順勢將他甩到門外

馬上反應過來的陳宇安穩住了腳步，露出邪魅的笑容，舉起刀筆直的朝我襲來我伸手向著他手臂間的空隙，想要打掉他手中的武器，卻被一刀劃傷我強忍住劇痛，反手抓住陳宇安的手腕，奪下他的刀子，一拳把他揍倒在地看著靠在門邊面色猙獰的他，我先是鬆了一口氣後，轉身跑回家中尋找李韋芸的身影，終於在我的房間看見了沐浴在月光底下，身穿白色襯衫的她她轉身看向了，眼神卻充滿驚恐，我吃力地靠在門邊，手上的傷不斷發出劇烈的陣痛

「妳沒事吧？」我把視線從她的身上移開，看著被翻找遍了的房間，內心五味雜陳

因為她平安無事而感到喜悅，因為知道她已經知道一切而感到愧疚，因為沒能親口告訴她而感到後悔，因為此刻造成她恐懼的人是我而感到悲傷

「我不是故意瞞妳的…但事情並不是妳想……」

我看著她不願與我相望的表情，正想要靠近她一些，窗外卻響起了浩蕩的警笛聲，那一刻我終於意識到，剛剛的打鬥是我輸了…

我轉頭望向客廳，一臉得意的彷彿是在宣告著遊戲結束的陳宇安，舉起從冰箱裡拿走的啤酒在胸前晃了晃，像是在嘲諷著我的徒勞無功

而就在下一刻，她賣力地撞上了我，與那一夜不同，這一次我沒能泰然自若的從她身邊走過，沒能聽見她羞澀的道歉聲，也沒辦法再讓她留在我的身邊

看著她急忙衝出房間的背影，我從手中反射月光的刀刃上看見自己的模樣，對於現在的李韋芸，我才是那個魔鬼

我就這樣看著她被陳宇安帶走，少了她的家一瞬間變得無比冷清，窗外交錯閃爍的藍紅色燈光，與一一走進房間的警察，規矩的呈現了陳宇安的劇本

在被銬上手銬的瞬間，我聽見刀子墜落撞擊到地面的聲音，像是有什麼東西碎裂了一樣，也許這一刻碎裂的其實就只是黃朋彥這一個人吧…

絕望的我在吃瓜群眾的圍觀下被帶出公寓，他們究竟在議論些什麼我不知道，說穿了我也並不在乎

穿過人群，要被押上警車之前，我看見了坐在陳宇安車上的她，也看見了陳宇安臉上的笑容

不可以…絕對不可以…

我奮力掙脫押送我的警察，想讓她快點逃離陳宇安，卻旋即被更多的警察壓制在地上：「快離開」

我用盡此生最大的力氣吼叫著，她卻像是沒有聽見似的轉頭看向陳宇安

那一刻，陳宇安也轉向了，他的眼神變得無比冷酷

而那一夜的慘叫，嚇跑了依偎在電線桿上的每一隻麻雀。

「這又是你捅出來的鍋，是吧？」

「為了生存不擇手段，這些都是您教給我的，父親」坐在駕駛座上，陳宇安一

邊看著已經斷氣了的李韋芸，一邊講著電話

「別在那邊跟我油嘴滑舌，再發生這種事情的話，我不會再保護你」電話一頭的男人落下狠話後便掛斷了電話

電話聲一落，陳宇安嗤笑了一陣，看著後視鏡中的自己，似乎很滿意剛才的回答

而在電話的另一頭，男人放下電話，坐在辦公桌前眉頭深鎖，還沒來得及惆悵，門外便傳來了敲門的聲音

「請進」男人深吸了一口氣，伸手將桌上的牌子擺放整齊

「報告總長，日向所連續傷人的嫌疑犯抓到了」自門外走進的男人，規矩的走至男人的辦公桌前

「是嗎，調查進行到什麼地方了？」

「剛才所內的同仁將嫌犯押至本所，目前已經將嫌犯安置在收押室中，鑒於您的命令，特地趕來向您彙報」

「我知道了，辛苦你了林所長」被稱作總長的男人起身，調整了衣領及領帶，胸前的名牌浩蕩的掛著：警察總長 陳子守

「您一直以來特別關注的案子終於能有所突破了」

「是啊，畢竟兇手都已經抓到了」

「目前還只是嫌疑…」

「畢竟兇手都已經抓到了…對吧」陳子守的語調變得強硬，方才還掛在臉上的和氣也像是錯覺一樣消失在這一瞬間，自他周遭擴散開來的氣場好似參雜著陣陣的殺氣與冷意，彷彿只要再說錯任何一句話，就會被他殺掉似的

「是！」林所長見狀立刻附和，看著眼前皮笑肉不笑的陳總長，他趕緊低頭鞠躬後便轉身離開辦公室

林所長走後，陳子守披上制服外套，看著鏡子中的自己，他微微的笑了出來，眼神卻冷酷無比

夜可以是浪漫的，像是與命中注定的人以奇蹟般的機率相遇

夜可以是期待的，像是在城市的某個角落獨自悸動的心跳聲  
然而

夜也是絕望的，像是與命中注定的人相遇卻又馬上必須分離

夜也是黯淡的，像是一場精心算計又自以為強悍的多此一舉

夜也是可怕的，像是無法親口說出的喜歡與那多了些的距離  
同時

夜更是血腥的，像是那徒自靠近卻無辜被嚇跑的每一隻麻雀

夜更是無聲的，像是只能站在月光中看著喜歡的人奔向魔鬼

夜更是諂媚的，像是勉強醒來後以為警察會公道的找出真相  
卻忽略了如果真相只是講給想聽的人聽

又有誰能確保真相到底是不是真相

而如果魔鬼即是正義本身，天使究竟存不存在？奇蹟究竟存不存在？  
也許每一份千萬分之五的相遇，都早早寫在某個安排好的劇本之中  
我們都只是演員，在各自的人生裡自娛自樂的演著某個人的配角角色

「火來了，快跑…」

「明明一點小擦傷都受不了的，現在會不會疼得難受，他有保護好她嗎？」華髮蒼顏的父親小聲地嘮叨，心裡頭卻祝賀兩人終於能白頭偕老。

葉有慧和鄭志超的棺材被推進焚化爐內火化，這一生，這一世，在無情的炙熱裡，化為灰燼。

1984 年開拓雜誌社接待室的書報架上整齊的陳列雜誌，每本封面和名稱不同，但都用白底紅字將「爭取 100%言論自由」高掛在右上角，且一本接著一本越發顯眼，到最右下方時字樣已佔滿封面上半部。

編輯室的燈因經費不足無法修繕閃爍著，房間內燈光昏暗。

空氣格外安靜，只聽得到鄭志超的寫字聲，和收音機撥放的《送別》，歌詞正唱到「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鄭志超放下筆伸手打開檯燈增加亮度，再繼續拿起筆書寫。

傍晚六點，葉有慧正從廣告公司往回家的方向走，她左手拿公事包，右手拿路上買的炸肉和白粥，進門後把包放在沙發，再走去廚房將晚餐盛盤，從冰箱拿出配菜，通通端上桌時鄭志超剛好回家。

然而鄭志超一進門便臉帶憂慮，一副心情不好的樣子，看了餐桌一眼後也沒向葉有慧說話，但葉有慧也不是看不懂局勢的女人，她猜得出是丈夫的雜誌社又被封鎖，而這，早是第十七次。

葉有慧在流理檯看著鄭志超的舉動，小聲地嘆了口氣後，主動向他開口說話。

「怎麼感覺不開心？雜誌社又被封鎖嗎？」

聽到葉有慧說話，鄭志超被嚇的快速轉頭看向妻子，勉強擠出笑容想要她放心。

「蛤…對啊…沒事啦！」

葉有慧邊點頭邊回答喔，但沒有說出聲，只剩嘴型，她只是明知故問罷了。



兩人拉開椅子吃飯，葉有慧因為丈夫不開心而不敢開口聊天，只是靜靜的看著對面的他，鄭志超則是低頭默默咀嚼。

「框啣—」鐵筷撞擊地板的聲音打碎了凝結的尷尬，忽然回過神的鄭志超起身將碗筷放到水槽，留下妻子一人。

翌日清晨葉有慧到廟宇點了一柱香，站在觀音菩薩面前虔誠的三拜後，將香插在香爐正中間，暗紅且粗長的香和四周快化為烏有的相比下顯得特別虔誠，好像這麼做就能獲得神明的關注，葉有慧在心裡說服著自己。

接著挑選了一對大小相同且對稱的筊，嘴裡念念有詞地稟報自己同丈夫的姓名、農曆出生和家裡住址後擲第一筊，得到聖筊，再向菩薩祈求丈夫平安，卻得到陰筊，葉有慧不甘的接續擲了好幾筊，結果卻全相同，似乎是菩薩故意聽而不理。

等擲到第七筊時才得到聖筊，但此時葉有慧已經跪到雙腳發麻。她拍拍膝蓋瘀紅的地方，無奈地望向菩薩許久，內心總有種不好的預感。

又到晚餐時間，葉有慧想緩和昨日尷尬的氣氛，於是先開口聊天，她把巷口帶回的雞蛋冰放在手裡要給丈夫一個驚喜。

「我下班回家時順路去巷口買了一隻雞蛋冰，結果因快打烊，老闆娘就請我吃新口味耶，我特地帶回來給…」

然而鄭志超沒有心思聽，導致沒等她說完就先開口。

「最近好多民眾打來雜誌社說謝謝我寫出政府隱藏的真相，我打算辦 228 平反集會要政府出來正視自己的犯錯，也給那些遺屬一個交代。」

葉有慧看著丈夫，兩手拇指在桌下焦慮的搓融化的冰，找不到時機把被插話上下唇不對稱的嘴巴合起，索性把剩下的氣吐完：「但你也知道雜誌社的狀況吧，我沒記錯的話這次是第 17 次被封鎖了。」

「你為何老是要故意戳我痛處，就不能以我為傲嗎？」大男人主義的鄭志超怎能容忍被自己妻子給數落呢。

然而在未戒嚴的年代，民主根本不存在也沒有人敢挑戰，葉有慧非常反對丈

夫這麼做：「我只是擔心你，今天如果你無父無母就算了，但今天你是有父母有妻子的人，就算不為我想，也為你父母想想吧，而且你也清楚現在的局勢，你難道要他們白髮人送黑髮人嗎？」

「我顧不了這麼多，台灣一定要有人站出來。」

雖都出自於擔心，但兩人擔心的事完全不在同個水平，葉有慧的全世界都是鄭志超，而鄭志超眼裡全是台灣人民安危，明明都出自好意，但卻使兩人說出尖酸刻薄的話來互相攻擊。

「台灣台灣台灣，你真把國事當家事啦，你以為這樣拋頭顱灑熱血會有人記得你嗎？台北天天都在死人，沒人會記得你。」

「對，台北天天都在死人，那你怎麼能漠視這一切？死掉的或許是誰的兒子、丈夫、父親，是不是因為不是發生在你身上所以才不痛不癢？」

葉有慧停頓了一下，她被鄭志超說的心裡有些委屈，但愛面子的個性還是不小心脫口而出說反話：「好，你去，你去我就把你忘了，不痛不癢。」

葉有慧把沒成為驚喜的冰放在桌上，氣憤離開，留下丈夫一人。

隔日，鄭志超一如往常到雜誌社寫稿，電話聲突然響起，鄭志超用沒拿筆的手接起電話，另隻手繼續書寫…

「這裡是中山分局，我是吳員警，有民眾尋獲你的錢包剛剛送來警局，請盡快來領取。」

「好，謝謝。」鄭志超聽到是警察打來的，立刻放下筆。

掛斷電話後，他用力嘆了口氣，拿了椅背上的外套穿上，將一些錢放進暗袋，臉露凝重但從容地前往警局。

晚上鄭志超並沒有回家，葉有慧來回在客廳裡踱步想著要不要打去雜誌社關心，雖然葉有慧還在生氣丈夫的自私，但在這種人隨便都能消失的年代，擔心早就超出氣憤。

葉有慧只花了三秒撥電話，撥通後，雜誌社秘書緩慢的接起並悠哉地說：「他早上說要去警局領錢包就沒有再回來，我想應該是回家陪妳了耶！」

氣喘吁吁的葉有慧跑到警局門口，為了不讓自己看起來太狼狽，她在警局旁調整呼吸，讓自己看起來好些才走進去。

「不好意思，鄭志超下午有來警局領錢包，但我現在找不到他，請問他有說要去哪裡嗎？或是能幫我找他嗎？謝謝。」

「啊！鄭志超喔，我看他要走的時候好像在講電話，應該是跟朋友講話吧…」警員有些遲疑的回答。

「對啦！我聽他說要跟老朋友去喝酒，妳不用擔心啦，他衣服穿的很少，晚上那麼冷，也不能去哪啦！」另一位警員立刻附和。

「對啊，妳應該多擔心妳自己，這麼晚了，一個女孩子家穿得如此單薄，很危險欸，快回家啦，還是要我們送妳。」兩位警員邊抽菸嘻皮笑臉的回答，完全沒把葉有慧的焦慮看在眼裡。

「好…我自己回去就行了…」葉有慧把外套拉鍊拉到最高，垂著頭離開警局。

日子一天天過去，東北季風帶來綿延的梅雨季，地上水坑倒映著雨滴落下的折射。

漫漫長夜，滴答聲劃破葉有慧的心尖，她坐在床沿打開紗窗伸手觸碰兩點，灰濛的街道行駛過的車未有一處為她停留，葉有慧躺回雙人床左邊的位子，刻意睡的很邊，深怕丈夫回來會沒位子，即使她明瞭兩人沒機會一起變老了。

破曉之際，葉有慧拿著雨傘傻傻站在巷口等丈夫回家，看著衣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往後數不清多少個清晨，重蹈覆轍，弄丟丈夫後，時間的流逝並未有意義。但她不懂有血有肉的人怎麼會就這樣下落不明呢？既然警察幫不上忙，她決定自己去尋找丈夫。

葉有慧趕往丈夫的雜誌社，桌上散亂的資料，積厚的灰塵，和牆上相框裡開幕剪綵儀式的盛況早已經非昔比。在整理桌面的過程，葉有慧發現鄭志超從不離身的項鍊，深褐色木頭鑰匙配上生鏽鏈條，顯得有些老沉。

「忘記帶走了嗎？看他都隨身帶的啊？」葉有慧並不知曉鑰匙的用意，只是放在手心認真琢磨了一翻便掛上脖子，心想或許是丈夫很重要的東西吧！

「江南命案才要開始！」「汪希苓的死刑」「蔣家王朝宣告結束」聳動的標題好似都在像當局宣戰，葉有慧站在書報架前皺緊眉頭，邊用手搓揉胸前項鍊。

最後一本名為「228 事件 40 周年紀念會」的雜誌，翻開內容僅有短短一句「若是妳能夠看到他們在的彼方 我們就可以 一起拉那群落水的人」。

葉有慧立刻淚水潰堤，她一眼就認出那是丈夫的筆跡，是丈夫一直放在心裡沒和她說的話，而如今自己也沒什麼好失去的，她要讓政府知道「鄭志超不見了，會有一個人跟她一樣，那就是我葉有慧。」

葉有慧輕撫相框中丈夫的臉，她決定接手雜誌社，打算幫他出版最後一本雜誌。

「1/19 下午 5:19 台北龍山寺 綠絲帶」葉有慧復刻了三百張傳單，用雜誌社重新開張訂刊優惠之名義悄悄把集會消息藏進字裡行間，沿路塞進鄰里信箱。

單薄的背影，於街上一遍遍來回，她不敢去想受到戒嚴體制的影響還會有多少人敢與她一同站出來。

活動當天，出現許多重量級黨外人士和民眾，大家交頭接耳好奇為何來的是葉有慧，她溫柔婉約的形象著實不適合出現在這危險集會。

「今天該不會是志超嫂主持吧？她不是很反對抗議集會嗎？」

「我也沒看到志超的身影，但女生來這種活動很危險吧！」

葉有慧走到人群前，將一大袋寫著民主自由的綠絲帶傳給每排示威群眾，接著拿起自備的大聲公，語調鏗鏘有力，神情嚴肅地告訴大家：「我是鄭志超的妻子－葉有慧，12 月 1 日下午我先生收到警局通知他領錢包的電話，去完後人消失到現在，我去警局尋人，卻被敷衍了事，鄭志超現在下落不明，請政府出來面對。」

「政府出來面對！」群眾齊聲附和。

所有人如約好似地將綠絲帶綁在額頭，高喊口號。而此時警察正以人牆層層包圍，想藉此削弱士氣。

「我是葉有慧，我主張台灣獨立！」

「解除戒嚴，人人有責。」

「無良政府，隨意擄人。」

與會群眾跟隨台前高喊口號，越喊越激動，警察逐漸控制不了情況，改以高壓水槍來控制，葉有慧也換為無聲抗議，開始靜坐。

「我們會帶你去見鄭志超。」

經歷 8 小時的僵持，一名黑衣人士走向前從背後點了葉有慧的肩膀，這才終止了集會。

隔天，葉有慧為了慶祝集會順利舉行，她到花店挑選一束紫藍色的夕霧花，輕盈地跑跳步回家，用右手將花捧在胸前，時不時低頭看花，風來時用左手心擋在前，深怕心愛的小花發生任何危險，舉動像極了擔心冰淇淋融化的小朋友。

「咻—」一陣強風從身後往前吹佛，花瓣無情地散落，正當葉有慧低頭蹲下想和小花道歉自己的照顧不周，碰的一聲，一名黑衣男子使力肘擊她的頸部，視線迎面而來的模糊搶先在回頭看清來者何人，下一秒便被套上麻布袋，拉上轎車。

心愛的小花被肆意輾過，汗濁的髒灰色緊黏在地，小花還來不及聽到主人的道歉，兩人的緣分就畫上休止符，明天，將何去何從呢？

輔仁大學的學生餐廳人潮擁擠，左邊是排隊點餐的隊伍，右邊是一群學生談笑著找位子。

葉有慧小心地端著熱湯回到座位，鄭志超轉身從背包拿出紫藍色的夕霧花送給對面的心儀對象。

「你知道夕霧花的花語嗎？」

葉有慧沒有回答，僅是靦腆地看著自己的愛慕之人。

黑壓壓的地窖，只有一盞微弱的燭火燃燒，塊頭壯碩的男子將葉有慧的頭壓進水裡，等待懷表轉了半圈，又將頭髮粗魯往後扯，像對待畜生一般。

「為何要煽動叛亂？」低沉的聲音聽起來是位 40 歲的男性。

葉有慧用微弱地聲音回答：「我…我…沒有。」

「不承認就待在牢裡一輩子吧！」男子一點都不心軟的再次將瘦弱的她押進水裡，如同素未謀面的兩人有血海深仇。

葉有慧雙眼腫脹，不斷咳嗽，靠著意志力回嘴：「台灣本身就是個大監牢，早出牢晚出牢並無差別！」但她嬌小的身軀怎可能受的了這些酷刑。

狠話剛烙下，葉有慧便被大力甩在地上拳打腳踢，她用手護住頭部，難受的捲縮身體，發出痛苦的哀嚎，緊閉雙眼，然後暈了過去，不曉得間過了多久…

四天後的晚間，某間辦公室的電視正播著一則國外新聞。

「日前人數達 60 萬的 519 綠色示威遊行，示威者葉有慧被逮捕入獄，據傳在獄中被施以極刑，台灣極權引發討論…」

身穿黑西裝的男子只是盯著新聞，喝著茶，準備撥打電話。

窗外月光刺進葉有慧眼眸，是雜誌社地板，她有點不知所措的環顧既熟悉又陌生的四周。

「啊…」葉有慧身上無一處未有傷痕，她只能扶著牆勉強撐起身子走去接待室的沙發，正當覺得一切都沒有希望之際，她發現每台國外新聞都在報導之前被強拖上車的畫面，原來示威遊行早引發國際媒體關注。

她料到自己被輕易放走的事情一定沒那麼簡單，稍微包紮身上傷口後，葉有慧就把話筒拆卸，成功找出政府事先裝好的監聽器，捏碎扔出窗外，再走去收音機前播放《送別》。

歌詞正唱到「一壺濁酒盡餘歡 今宵別夢寒…」葉有慧坐在桌前拿起筆看著手上的傷痕，反正她知道自己早就凶多吉少，何不為了台灣奮力一搏，她決定將時任台獨聯盟主席徐勉所寫的《台灣新憲法草案》刊登在雜誌內，並且大膽撰寫台灣獨立、規劃建國藍圖和揭發 228 內幕等文章，她要用一種和平的心情彌平過去的傷痛，還歷史一個真相。

在葉有慧堅定的眼眸子，藏不下一分恐懼。

《228 事件 40 周年紀念會》雜誌一出刊立刻成為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書店門口也設置一區專門來擺放。

未來半個月，有多家電視台打到雜誌社邀葉有慧受訪，伴隨著台灣各地陸續出現更多抗議集會，葉有慧瞬間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

天邊露出了白晝的亮光，郵差的掛號信打破黎明前的寂靜，「葉有慧女士涉嫌叛亂罪，請出庭應訊…」所有睡眼惺忪瞬間轉為瞠目結舌，但進屋詳讀後，葉有慧反而輕蔑地笑了一下，打回昨日邀她受訪的新聞台。

「喂，我是開拓雜誌的葉有慧，我願意接受明日採訪…」

採訪當日，葉有慧身穿成套黑西裝，抹上些胭脂，看上去乾淨俐落。

「請問您為何會想出版這本雜誌呢？」主持人和葉有慧開始了一問一答。

「我想讓當局知道抓了一個鄭志超，還會有我葉有慧抗戰下去。」

「刊登的時候，有沒有想到國民黨會藉機羅織罪名？」

「言論自由是一種最基本的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有主張各種意見之權利。況且追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是本刊的基本精神，我不在乎國民黨以任何罪名迫害。」

「這次國民黨以『涉嫌叛亂罪』欲將你逮捕入獄，你有何感想？」

「這是很明顯的政治迫害，我所主張都是非暴力方式。如果因為這樣，國民黨就以「叛亂」的大帽子壓在我頭上，我只好對這種『亂扣帽子』有所不受。」葉有慧越發激動，轉頭看著攝影機大聲說道。

「如果國民黨派人強行拘提你呢？」

葉有慧停頓了一會，思考了一下開口說道：「那他們必須先了解一點，他們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

主持人被這激進的言論給驚訝到，結巴的反問：「為…為什麼你要採取這種激烈的抗爭方式？」

「鄭志超他教會我叛逆有理，他教我叛逆爭取自己的幸福，他教我說：『你可以選擇你自己想選擇的』。」

訪談降下帷幕，同時也揭開戰爭序幕。

晚間馬上從新聞看到政府要攻堅雜誌社一事，然而葉有慧關掉電視，拿了兩個高腳杯裝滿葡萄酒後，舉起一杯向另一杯致敬，可笑的致敬地棘天荊的未來，致敬被菩薩遺棄的丈夫，一口乾掉後，在筆記本上寫了一些字，暫時把舉步維艱的人生按下暫停。

「夕霧花花語：熱烈想念、一往情深。」

烈日當空折射於昨夜酒杯，一杯滿的一杯空的，但在葉有慧眼裡兩杯都是空的，因昨夜於夢裡丈夫有來過，他提醒葉有慧攻堅是早晚的事，讓她打給以前雜誌社的志工。

「我是有慧，打擾你了想請你幫個忙。」

「有慧啊，我好擔心你，一切都還好嗎？要幫什麼忙，你儘管說，我一定盡全力幫到底。」

「你能否幫我去五金行買一瓶汽油、一隻打火機、四片雞網和八條鐵絲，用你要翻修家裡的名義就好，幫我早點送來，警察一早值勤之前。」

「你…你…不會真的要自焚吧？」儘管志工知道她心意已決，但還是希望這不是真的。

「謝謝你了。」葉有慧並不想多做解釋。

隔日志工帶著工具來訪，她再次勸葉有慧這樣做不值得，這些話聽上來很耳熟，原來自己已從勸人轉為被勸的角色，這一刻，她終於成為丈夫。

「All the news without fear or favor.記得嗎？」

『新聞無畏，消息無偏』是雜誌社的創辦理念，她要志工代替自己堅持下去，直到二二八不再是禁忌，也不再是仇恨的根源。

葉有慧花了一下午展開防禦工事：一、將雞網和鐵網用鐵線緊緊纏繞在一起，



防止催淚瓦斯可以打進來；二、幫樓梯和雜誌社大門分別加裝鐵門，等於樓梯一扇鐵門，大門外又一扇鐵門，使警察無法第一時間抓到人；三、把打火機黏於辦公桌下，汽油用漆黑的容器裝上擱置在房間角落。

萬事俱備後便在桌前閱讀著《韓國學生運動史》。葉有慧對於死早已不懼怕，她知道沒有拋頭顱灑熱血的抗爭等於原地踏步。

2月27日早上9點，辦公室的電話一通接著一通響起，葉有慧按下擴音鍵。

「能訂長期雜誌嗎？」

聲音是位男性，他語調平穩地說著。

葉有慧警覺的雷達豎起，往常並不會有人這麼早就打來訂閱，她又看了窗外街道，是那天買花回家跟蹤她的車。

「嗯，是時候了。」

葉有慧拉起窗簾將門反鎖，外頭員警攻堅的聲音迅速變大，聽得出是警察正用乙炔鋸開鐵門。

「一切都即將結束了。」

她走向房間角落拿起事先準備的汽油，上頭瓶蓋拴的很緊，用了些力氣才將蓋子扭開，平常寶特瓶都是丈夫幫忙開的，這就是所謂死前的回憶錄嗎？腦海竟重複播放了好多昔日與丈夫一起的光景。

但事到如今，葉有慧可是從沒怕過，她將汽油灑滿地板，門外火花就快燒進編輯室，她知道自己該上路了，她已經完成丈夫的遺願發行最後一本雜誌，所以也算沒留太多遺憾，唯一要說的話，大概是和丈夫最後一面竟然是在冷戰度過吧！

「超，等會見…」

房間內很快就燃起小火苗，而此時竟有一個長方形的灰褐色木盒子藏在和丈夫合照後面，目光馬上被這典雅的小東西給吸住，不料盒子上鎖了，所幸丈夫的鑰匙一直掛在胸前。

「喀…」轉開了。

一朵含苞怒放的夕霧花和一張紙條，葉有慧奔流的淚，浸濕紙條，夕霧花是兩人大學相遇時的定情花，每當她思念丈夫時都會買一束擺在床頭。

她打開紙條，上頭寫著「手內啥物攏無 只賜我欲予妳的愛」。

忽然，編輯室大門被打開，葉有慧猛然轉身一看，竟是鄭志超出現眼前！他笑的寵溺，要愛妻過來抱抱，可神明並無寬容兩人，烈火隨即吞噬這對鴛鴦，但兩人的灰燼遲遲未散去，似乎在詔告所有人：我倆終於白頭偕老了。

遺屬在靈堂裡摺著紙蓮花，氣氛有些詭譎，一旁的電視正播報著新聞。

「言論自由殉道者鄭志超因抗拒警方逮捕，於雜誌社自焚身亡，其愛妻葉有慧用備用鑰匙隨即衝入編輯室，陪丈夫一起葬身火海中…」

## 【騎車回家被撞飛！男女朋友大年初一斷魂】

一九九五年 X 月 X 日……黃姓騎士載著女友，騎中投三段要回家，下一秒，一輛廂行車路口撞上雙載騎士……事發現場，廂型車閃燈停在路口，機車則是橫倒在路邊，機車受損嚴重，破碎零件掉落滿地，草叢裡血跡斑斑……，騎士彈飛路邊……

(一)

二〇二二年三月

昨日從今日的欄杆上躡足走過，留下空蕩蕩的明天；在花盆中栽著黎明白晝和黃色向日葵，盛開了朵朵的笑靨；生活在不知不覺中滑落，一如永成不變地夏日晴藍。

牽牛花爬滿了紗窗，桌上擺著啃了一半的麵包和一杯牛奶；陽光潑灑在櫟木地板上，畫成銀弧，微風慌忙掀起了花布帘，一張白紙順勢從書桌的鎮尺上一躍而下，穿越過一幅海灘月曆，顛巍巍地走到一個熟睡男人的臉龐，「啪！」地被一把扯下。

陳旺山在床上翻了一個身，張開眼睛，睡眼惺忪地望了望腕錶，「糟糕，九點了。」上午十點十分他還有兩堂課，教一班大一會計。

他戴上眼鏡起身穿衣，順手撈起掛在紅木漆椅背上的黑長褲，對著鏡子匆促一瞥，只經過一晚的通宵趕稿，鬍鬚就很癢，頭髮也該剪了吧？

「哈啾！」他打了個重重的噴嚏。

陳旺山不怕冷，不管幾度他都穿著短袖，他無法忍受的就是夏天的潮熱，還有台北街頭亂的無法恭維卻那樣熟悉的交通。

大學裡他唸的是工業設計，到了美國，改念會計，算來已有二十五年的時光，

回來後幾個月，透過老師的介紹，他回到母校來任教，二十多年的書教下來，感覺興趣索然，有時簡直懷疑自己，是否在自言自語。

對著那一張張稚嫩、像櫻桃般的蘋果臉，他覺得自己好像拿管洞簫坐在波斯地毯上，講述天方夜譚的阿里巴巴；不然就像轉角巷口，7-11 店中的工讀生反覆說道：「歡迎光臨」

夜晚的明星，如流的四季，歲月，仍然新鮮嗎？

他穿上那條大學時代的黑長褲，向臥室裡還躺著的太太喊聲：「上課去。」紗門一拽，他就出去了。

## (二)

1994 年九月。

剛過完十八歲生日，正是黃明庭大一開課後不久。

母親打電話到他住的宿舍，叫他回家吃蛋糕，他說：「不要。」

「回來嘛，學校又不遠。」

他還是說不好：「我怕胖。」

黃明庭不胖，一副結實的樣子，相貌平平，笑起來很可愛，頭髮卻留長到衣領，怎樣也脫不開那種高中生的青澀感。逢人問起他那一頭烏溜溜的披肩長髮，學設計的他就笑一笑：「此乃本人正字招牌。」

放榜後不久，他就嚷著要搬去學校宿舍住，學校離南投的家其實並不會太遠，但他還是堅持著。

「大姊都能出國，為什麼我不能搬出去住？」

「別胡鬧，明潔跟你不一樣。」

父母親講破了嘴，也沒有辦法說服他，於是乎，浩浩蕩蕩地提了兩大箱衣服和書籍，來到 X 大位於山腳下的第三宿舍，X 大位於山區，很是偏遠，校門口除

了零星的雜貨店還有餐廳，風景以優美著稱；寢室裡除了他還有兩位同學：同系的同學陳旺山，另外一位則是大二學長阿浩，白天他們上課，整間宿舍冷冷清清、淒淒慘慘的，傍晚一回到家，就開始熱線時間，他的朋友不僅是少、壓根都沒有：me-lan-cho-ly，和班代的陳旺山、動保社社長的阿浩形成強烈對比，久而久之，他就習慣了，反而會開玩笑、打趣起來。

父親來了，抱了一大床棉被，還才十月初，他從他手裡接過行李。

他帶來了三個蘋果和兩個梨、一把水果刀，很拘束地坐在大學生們的寢室中，爸爸很熱情地邀約兩位同寢室的小朋友，請他們中午一起去進餐；初秋的黃昏，稍嫌燠熱，屋子很小，陽光照不進來；一扇不管用的窗，不透風的，宿舍很小，外加上兩邊又是熱熱鬧鬧的書、本子、茶杯、吃剩的果皮啊……簡直像萬國博覽會國旗似掛在牆頭上的衣服……。

一時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他就削著梨吃，嘎吱嘎吱地，連吃東西的姿勢都怪里怪氣，為了找話題來講，他不得不搜索枯腸：唇畔隱隱約約的微笑，兩手略為誇張的幅度，離家才一個禮拜，怎麼如此陌生的感覺？

可不是一個禮拜以前，他才把腳丫翹在家裡客廳的茶几上，好像剛才從圖書館摸黑回家，慌忙衝進廚房嚷著：「好餓啊！」然後是母親或父親習慣性地問道：「要不要喝些熱湯？」

「還有錢嗎？」父親臨走前問道，塞了兩張鈔票在他手裡。

新生活於焉開始。

(三)

為什麼和她會有交集呢？當時的明庭不太懂，但現在的他懂了。

那時，班導張老師出了份抄課文的作業，老師的規則有二：「抄寫一次與抄寫三次，但只有抄寫一次的人，上課時老師會抽考」，而她選擇了前者，並且抽

考中了，很慘的是：竟然答錯了，頓時成了眾人的笑柄，當時的明庭與他人無異：覺得她真很蠢，但她的舉動吸引了明庭，可能因為身邊總是沒有朋友吧，結論來說，明庭開始對她感到好奇。

她叫鄧妙瑛，來自於台中大雅，也是 XX 高中的，因為和陳旺山是高中以來的死黨同班同學，所以三不五時，就會看見她和陳旺山走在一起，由於明庭是旺山同寢室的室友，所以這三人，就自命為三劍客，說好了要「有苦大家擔，有樂自己享」，但不管怎樣，當明庭從南投家中，帶回許多補品的時候，他一定不忘和旺山、妙瑛一起共同分享。

那年，明庭一度想放棄設計，但經過旺山和妙瑛的一番協助後，明庭克服了，而它也成為了明庭的拿手絕活；他們之間第一次的對話也是從設計開始。基礎設計課後，同學們不是往福利社、廁所，就是趴在座位睡覺，而她不屬於那群，而是很專注地畫著素描，所以明庭又注意到她了，明庭就這樣看著她，等到快上課時，明庭忍不住地上前詢問她，是否需要幫忙？並把自己的炭筆拿出來，三兩下就她完成了初稿，這比她又擦又改，正確精準得很多。

「你怎麼能夠辦得到？」妙瑛問道。

「很簡單，」他回答說：「美麗其實很普遍，但妳是要能夠發現」

這是他們第一次的對話，那時，明庭還不知道將來會如此地喜歡她。就這樣，他們成了朋友。

當時班級的座位，張老師是讓我們採自由選擇，自己選擇喜歡的位置，最終他選擇坐在她的旁邊，這樣的日子，直到大二那時告白被拒絕。

為何最終明庭會喜歡她，並且告白呢？

(四)

大一升大二的暑假，父母因為經濟的問題大吵了一架，導致明庭心情非常的

低落，是她，傾聽了明庭的想法，並和明庭分享她是如何熬過來的，因為她的幫忙，使明庭低落的心情，沒過多久就恢復了。

自有記憶以來，她是明庭等苦候最久的人，也是唯一一個明庭願意在寒風中等待的人；那年的冬天很冷，而她答應幫他送書，因為發燒的他有好一陣子沒去學校，期間明庭詢問她：「能否幫我送書？」，她沒有遲疑，馬上就答應了，但條件是明庭必須教她微積分。

就這樣，很快地到了約定好的時間，明庭在學校圖書館前的寒風中足足等她一個鐘頭，剛開始的等待，心情極差、很爆炸，明庭打電話給她，但始終等不到她的聲音，火爆的情緒漸漸轉為焦慮的心態：擔心她來的路上會不會發生什麼事了呢？一個小時後，她總算到了，忐忑不安的心情也隨之消散。就這樣，他們一同去了附近的咖啡廳，點了餐點後，並找相對沒人的角落，開始討論課業，約莫兩小時吧，彼此之間都累了，而她也覺得差不多弄懂了，之後我們就離開咖啡廳，途中經過了書店，剛好庭需要買些文具，他問她能不能進去逛逛，她：「好」。

我們一前一後，此刻的明庭覺得，這不就是約會嗎？他的心也撲通撲通的狂跳，喜歡的種子，從此刻開始萌芽。

#### （五）

當時文學鑑賞的老師要求我們和朋友出遊，並把旅行過程記錄下來做成簡報，像明庭這種孤僻的人怎麼可能有朋友呢？他問她：「作業做完了嗎？」她說：「做完了，但我可以幫你。」這個舉動也讓明庭心動了。

出遊當天出了點意外，而這意外，讓明庭以為會失去她這個朋友，不，失去兩個朋友，因為這件事被陳旺山發現了！

「你這傢伙，惦惦吃三碗公，未免太見色忘友吧！」

「旺山，請你聽我解釋。」

兩個人爭吵到沒完沒了的地步，陳旺山最受不了黃明庭暗中耍詐、使陰的步數，表面的明庭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天真爛漫、純真無邪的小天使，誰知道他腦袋裡想的是什麼，打的是什麼歪主意？「這隻卑鄙小人，還說什麼我們是設計三劍客，根本都是在利用我」、「下流、無恥」

「你想怎麼樣？你到底想要怎麼樣嘛。」黃明庭用雙手推他。

「我看你很不爽，我想要扁你。」陳旺山更大力地把他反推回去。

「來啊，你來扁我啊、你有膽就來扁我啊。」

「你不要以為我不敢。」

兩個你一言、我一語來，說到氣頭上，陳旺山立時攥上前去，伸手就是一拳，黃明庭也不甘示弱，立刻反撲回去，兩個人扭打在地上。

阿浩看情形不妙，最原先還能喊著：「這是你們兩個人的事，千萬不要扯到我身上！」沒想到他們越演越烈，這時候，鄧妙瑛的一通電話打來了：「便當不好了！」

便當是他們學校歷任三朝的元老，比校長的年資還久，從創校以來就是他們大學的鎮山之寶，但近幾年來，得了眼疾，行動蹣跚，牠不是躺在社團的草坪前曬太陽，不然就是窩在張老師的研究室前，因為天寒地凍，便當的身體每況愈下，大家都很擔憂，沒想到這一天終將到來。

「便當快死了！」阿浩狂吼著，穿著拖鞋，就衝出了寢室，他們飛快跑到動保社，妙瑛和眾同學們圍繞著命如游絲的便當，大家都慌了手腳，只見牠瞳孔放大、正喘著大氣，大家立石角，妙瑛更是哭成淚人一般。

「怎麼辦？要不要去找張老師？」「我們趕緊把便當送去山腳下的獸醫院吧？」

俯身在便當身上的明庭抬起頭來，很平靜地說道：「不用了，牠已經走了」便當還是走了，牠死在明庭的懷抱中。



在暮色的夕陽中，阿浩抱著便當的遺體來到學校後山，旺山找來一把鏟子，明庭一鏟一鏟的掘了一個大坑，然後將便當遺體放入坑中，又用泥土把洞填平：

「便當，下輩子投胎，再來做人。」

「再見了，便當。」妙瑛說。

所有的動保社同學們都紅了眼眶，明庭悄悄地走到了旺山的旁邊，對著噙著淚水的旺山說了一聲：「對不起！」，旺山回過頭來，看見是明庭：「對不起的人是我！」旺山說道，他握住了明庭滿是泥巴的雙手，兩個好朋友又重拾舊好了。

#### (六)

明庭生日在寒假，因此明庭向妙瑛還有其他幾位朋友提出：「能不能提早約個時間幫忙慶生？」，結果妙瑛拒絕了，她說她那天有事臨時無法來，真的很抱歉。

就這樣，很快地到了約定的日子，而明庭也一如既往地提早出門，沒想到竟然看到她了，明庭高興到狂奔到她身邊，那速度可能比波爾特締造的金氏世界紀錄還快吧！事後，她說：「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要騙你，我是真的有事，但我想說來一下子沒關係。」

聚會結束後，明庭好難過，並不是聚餐時不愉快，而是之後有一個月見不到她，此時明庭才明白：「我喜歡她，好喜歡真的好喜歡她，哪怕只是一秒鐘，我也想和她一起度過。」

說好了要一起去南投家中過新年，所以除夕的傍晚，明庭騎著摩托車到大雅妙瑛的家中去載她，那年的春假很冷，霧氣瀰漫，就在他們從霧峰要上中投快速道路的轉彎路口，那場悲劇發生了，……。

#### (七)

會計系要舉辦迎新晚會，而且要給本月份壽星一個驚喜。

「陳旺山主任來了嗎？」伶俐的女主持人，溫柔而又清晰地說。

陳旺山，那是我啊，他機械性地站起來。

「祝老師生日快樂！」

桌上擺著兩層超級草莓鮮奶油大蛋糕，他低著頭，數著蠟燭：「四十、四十一……四十五……」沒想到轉眼之間，自己也年過半百了，望著那一群青春燦爛的臉龐，閃閃發亮的眼瞳，他的思緒飄往向前……「老師，請分享」、「老師，請繳交生日作業」同學們開始起鬨了，旺山思緒往前飄、飄回那一年的初秋，飄回那年初秋的傍晚，那群提著一大袋衣物和書籍的少年……，位在山腳下的三舍……：

「很久很久，當我還是像在座各位一樣，是大一新鮮人的時候，我有兩位最好的同學、最好的朋友……那年，我提著嶺大袋書籍和衣服，從台南搬到三舍的 5126……。」

（紀念我的同學明庭和妙瑛）

## 散文組得獎作品

第二名

名為父親的人

賴亭利

我僅二十年的人生裡，從未想過離別可能離我這麼近。那是 2021 年 5 月的第三個星期六，母親節剛過、疫情大爆發的時候，剛剛 20 歲的我，第一次清楚意識到，我可能會失去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是一個常口出惡言、脾氣極差，卻會在吵架時主動放低姿態和我示好的人；是一個中年失業、酗酒且酒品極差，但還是會為了這個家庭振作起來的人；是一個時常嫌棄我身材不好、笑話我沒有人要，但比誰都愛我的人。

那是在我高二的時候，父親離開了待了多年的職場，想另謀出路，我們家最大的經濟來源斷了，當時的我還沒有意識到這意味著什麼。中年求職的路不太順利，他像我曾看過的日劇裡的父親，即便丟了工作仍每日整裝出門，假裝是去工作，直到下班時間才回家，這樣的模式重複了幾次，讓本就容易猜疑的母親疑心病格外嚴重，即便在他工作穩定的現在，也常質問他是不是真的有去工作。

父親嘗試過很多工作，國內知名品牌咖啡的業務、冷凍食品的送貨員、員工餐廳的幫廚、早市叫賣……等。有的工作持續的很短暫，入職頭一天便見他敗興而歸；有的工作堅持了一陣子，最後適應不良選擇離開；有的工作看似已經穩定，最後又因為似曾相識的理由選擇放棄。人的一生中會有無數個人生課題，沒有被解決的課題會不斷出現，我認為父親當時就是遇到了那樣的瓶頸。

一個在同一個產業服務快 20 年，佯裝瀟灑離開，卻迎來無數個失業經歷的男人，會是什麼樣子？或許會越挫越勇，或許會一蹶不振，但我遇到的並不在這兩個光譜的極端，而是在離後者稍微近一些的位置。在父親求職碰壁的這幾年，他原本每日小酌的習慣，演變成了酗酒。

那是一段極度壓抑的日子，我精心佈置的房間因為戶頭餘額不足再次離開了我，為什麼說是再次？這是我經歷的第二次，因為家裡的經濟狀況出現問題而不得不變賣房子。寒冷的、小小的套房裡，住著一個早出晚歸的女人，和一個幾乎整天都在睡覺的男人，當時我人在外縣市讀書，每當到了回「家」的時候，總是讓我焦慮不已。

老實說，現在回想起來，實在不明白自己是怎麼挺過那段窒息的日子。我是一個很容易不安的人，而我對「穩定生活」的不安，在父親辭去工作的那一刻便開始發酵，進而在這冷冰冰的套房裡爆發。無論是在與同儕的人際關係中，還是實體的建築物裡，「沒有自己的容身之處」的認知都把我壓得喘不過氣，我的心在那時候生病了，或許它沒有真的感冒，但它一直在咳嗽、打噴嚏。

如果心臟真的會因為傷心難過而變形的話，我的心臟現在肯定醜陋不堪，在我本就瓣膜脫垂的基礎上，變得更加畸形、不忍直視。

在意識到自己可能生病後，我選擇尋求專業的協助，我十分感謝當時的自己願意相信他人，願意去求救，否則我現在可能沒辦法完好地紀錄下這段故事。我的問題是旁人無法解決的，但求助可以解決我一部分的情緒，人得把難過趕走，才能給快樂騰出位置，我必須先冷靜下來，才有餘力去面對其他事情。

那是我大學二年級的寒假，因為學校宿舍寒暑假住宿需要另外付費，我回到了我不願稱之為家的套房裡，那是極度壓抑的生活，平日母親出門上班，我就和父親在這毫無個人隱私的空間裡獨處，和一個中年失業的男人面面相覷，他不是睡覺，就是在喝酒，我和母親在做事時他在睡覺，我和母親休息時他又醒來擾人清夢，這樣的生活我過了一個星期就快崩潰，不知道母親是怎麼堅持了這麼久。

當時的我總能看見凌晨三點的天空，有一點點黑、有一點點亮，無論在學校宿舍，還是在套房，我的生活輪播著失眠與早醒，剝奪睡眠真的是折磨人很好的手段，會讓人逐漸喪失理智、失去判斷能力。

比較幸運的是，這樣要命的日子，在幾個月後得到了改善——我們找到了新房

子。當時的我其實很害怕，擔憂自己無法對新家產生歸屬感，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只要是一個穩定的住所，有家人在的地方那便是家，哪怕再小都顯得溫馨。

搬入新家後的兩個月，我第二次回到這個家中，當時的我滿心歡喜，打點著小小的空間，想讓整個家沾染我的氣息，但就在我沉浸於喜悅的同時，我注意到父親有些異常，他的肚子大的像懷孕 5 個月的孕婦，腳踝瞧著也似水腫，母親隔天便帶著父親去做檢查。現在回想起來，父親在那個時候，總覺得消化不良，把胃散當零食在吃，其實那根本不是胃的問題，但我們都沒有發現問題。

當時是週六，母親帶著父親掛了急診，回來時兩個人臉色都不太好看，我沒敢問，他們後來才告訴我，說父親可能有肝硬化，下一步就是肝癌，說是再喝酒就要沒命了。急診能做的檢查不多，醫生另外安排了時間複診，我還記得剛檢查完的那幾日，父親像個將死之人，整日整日癱在沙發上，一起身就是因為利尿劑而跑廁所。那是我第一次真的意識到，我可能會失去我的父親。

我是個愛哭的孩子，在知道父親生病時哭，在和母親討論父親病情時哭，在看見有關親情的影片時哭，在敲下這段文字時也哭。我的眼淚不會變成珍珠，但或許能讓老天爺再多多憐憫我，不要那麼快把我的父親帶走。

等待是件很煎熬的事，或許是那段記憶太過不美好，我已經回想不起那段煎熬是什麼樣的感受，我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我的腦袋塵封了那段記憶，在敲下這段文字的當下，我想不起等待時的任何一個細節。總之，檢查的結果讓我們一家都鬆了口氣，雖然腹水難消，但還不到最糟糕的地步。

我天真的以為這是事情的結尾，後來才知道，這只是開始。第一次抓到這個「再喝就沒命」的人喝酒，是在檢查結果出來後的一個月，因疫情大爆發而在家裡遠距教學的我，在一個父親平時早就睡了的時間，走出房間，聞見客廳裡瀰漫著的酒氣，那陣刺鼻至今仍留存於我的鼻腔中，久久不能散去，我還能記起桌上那包用來配酒的，我的綠色包裝的洋芋片。

其實也記不清了，在我跑到母親房間告訴她我聞見酒味後，我們兩個女人審問這個「醉犯」時，我又哭了，但我不記得當時哭的理由，或許有點希望眼淚能阻止父親繼續傷害自己的成分，但我終究高估了自己。父親愛我，但更愛他自己。

這是一個逐漸麻痺的過程，我掌握了無數父親偷喝酒的證據，後陽台飄來的酒味、父親衣櫥的衣服堆裡、客廳的沙發下.....還有廚房的米酒瓶，我找到了好多

樣式不同的酒。父親是個飲酒後會特別亢奮的人，我和母親都看的出來，我在一次一次揭發他的過程中，感到愈發疲倦。

我是個不愛酒精滋味的人，酒味重一些的麻油雞都會讓我皺眉，但在父親生病過後，我開始喝酒。淺嘗了幾次，我仍舊不愛這所謂大人的味道，或許是我還想做個孩子，或許是從小看著酒品極差的人長大，我對這東西實在喜歡不起來，它帶走了我太多東西，今天是我起床時的清醒，明天或許就是我的父親。

渾渾噩噩過了一年，不知為何，這一年裡我總想到祖父母離開的那一天，一想起見父母有一天會哭著對我說：「我已經沒有媽媽/爸爸了！」，我便淚流不止。我對死別的恐懼愈發強烈，當我的心理師問我：「你有沒有想過有一天爸爸真的怎麼樣了.....」，我才發現，我完全還沒做好準備，我還不想說再見。

這一年裡我聽過很多，告訴我和母親要勸誡這個老頑固的話，要他不要喝酒、乖乖吃藥和回診，這樣的用字遣詞不太精確，但這些話帶給我的感覺就是「看熱鬧不嫌事大」。我哭了一次又一次，勸了一遍又一遍，一年下來的成果是什麼？是把偷喝變成了正大光明地喝，是讓我的淚滴掉價而乾枯。

我無數次地想，將刀架在脖子上，以死相逼，但我可以想像到結果——被威脅的人非但不會理睬，反倒會勃然大怒對我破口大罵。以理服人、以死相逼都沒有用處，這些人到底還要我怎麼勸說呢？我只能安慰自己，你真的已經盡力了，這不是你的問題。

這一年裡，我們一家三口都發生了一些變化。母親變得喜歡給父親拍照、錄影，總傳送一些毫無意義的片段到家庭群組裡，和遠在另一個城市的我分享。隨地都能入睡的父親開始嫌棄母親在床上滑手機的行為，從最一開始的分床，但現在的分房，我一開始不以為意，直到我聽見父親用開玩笑的語氣，對我說：「你媽不敢自己睡，我是在訓練她。」

我忽然就被這句話觸動了，我猜測，這是不是父親做好的離別的準備，讓不敢自己睡覺的母親，即便沒有了他也能安穩入睡.....或許是我多想了，反正我原本就是一個「想太多」的人。

除了分房的行為，父親還有一點改變——變得格外在乎我的感情問題。從前他總是在清醒時笑話我沒有另一半，又在喝醉時說：「不要嫁啦，爸爸養你！」，然而這一年他變了，會特地打電話給我，說他夢見我帶男朋友回家，會在我身體不舒服時開玩笑，說：「你真的什麼毛病都有，就是沒有男朋友。」，會在我離開住處時截圖我的定位，問我：「你是不是去約會了？」。

面對父親這般「催婚」的行為，我從一開始的不耐煩和敷衍，演變成了：「我沒有要結婚，我要單身一輩子，你不要再問了！」的強烈拒絕，然而我的拒絕並沒有什麼用處，父親仍舊不斷用些離譜的理由，過問我的感情事，我實在厭煩了，不理解他在想什麼，但我又突然想明白，他是不是害怕他不在了，沒有人保護他女兒？

在一次學校課堂上，寫家書的作業時，我在信裡對父親提到：「你總笑話我沒有人要，但我希望你知道，我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在那之後，父親的「催婚」頻率就低了很多，或許他是真的在擔憂我一個人怎麼過活吧。

這一年的時間，我變得嘮叨，我對父親重複了無數次的「不要喝酒」，然而得到的回應永遠是父親的：「不要想那麼多啦，想了也不會好啦！」，這樣毫無意義的爭論我們持續了一年，我想，我們都累了。我生而焦慮，但或許從現在起，我該停止憂心我無法改變的事實了。

現在的我和母親，在面對父親糟蹋自己身體的行為時，選擇了視而不見，我沒有做好離別的準備，也不打算做準備，我知道會有道別的那一天，但我想繼續假扮一個無知的小女孩。我現在只希望，父親能堅持久一點，讓這段故事能紀錄的長一些，再長一些，長到我無法再提筆的那一天.....

佳作

魚塭仔

林靖洳

離漁塭仔遠一點，我阿公對我說道，那時五、六歲的我，還不知眼前的魚塭有多可怕，但這片看似深淵的地方，卻養活了我們一家，懵懂無知的我，只知道藍色貨車啟動的那一刻，就是前往魚塭的信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客廳唸著詩詞的我聽到門外傳來了聲響。走出去一看才發現，貨車被拖車拉了回來，這時我才知道，貨車也該退休了，看著阿公不捨的眼神，我頓時發現他已滿頭白髮，身軀也沒有以往硬朗，隨著貨車的退休，阿公也到了享受晚年的歲數。

但好景不長，在退休的這段期間，在一次的健康檢查中，卻被檢查出罹患腦癌，在這幾十年的打拼生涯，他把所有精神奉獻給這個家，卻忽略了自己，他笑著說：「別擔心啦，我還很勇，可以活到 120 歲。」那堅強的笑容背後卻隱藏著幾分擔憂。在反覆進出醫院的日子裡，阿公很常跟我說，等這次出院回到家以後，我再煮你最愛吃的虱目魚肚給你吃，我都會笑著回答：「好！」因為我知道，這段話只是想讓我們能夠放心，久而久之，這段話就變成了我跟阿公的約定，只要一出院，餐桌上就少不了虱目魚肚的出現。

半年過去後，我突然在上課中被叫去導師室，老師當時跟我說，家人等等就會來接你，要趕去醫院一趟，當時的我，心裡就大概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回想起前幾個禮拜，阿公一如往常的到醫院去做檢查，但不同的是，這次醫生安排阿公住院，阿公跟我說是為了做更詳細的檢查，確認身體有沒有比較好，到了醫院之後，聽見家人和醫生的談話，我才知道根本不是什麼檢查，而是癌症惡化需要安排開刀，但手術並沒有成功，阿公的歲數也大了，這些年，藥物也早已在他的身體裡消磨殆盡，我在安寧病房與他相見，看著滿臉淚水的我，阿公對我說：「乖孫，哭什麼？等阿公出院，再煮虱目魚肚給你吃，好不好？」。當我聽完這番話，我止不住從眼裡滑落出的淚水，我心裡明白，這是我們在人世間最後一次見面了，但我那時卻沒有好好道別，而是推開了病房的門，往廁所的方向走去，嘴裡默念著：「為什麼才剛退休就這樣，還沒有享受到晚年的生活，還沒有機會讓你當阿祖，都還沒看見我長大成人結婚的模樣，



就要先去另一個世界了」。兩天過去了，醫生帶我們去看阿公最後一面，但這次之後，再也沒有機會吃到阿公煮的虱目魚肚了。

直到高中到外縣市讀書，才知道在外面生活是很難吃到海鮮的，一直都很懷念虱目魚肚的味道，學校指派了一項校外研究的作業，內容是研究家鄉產業的特色，過程中偶然回到了家鄉，我心想：「我的家鄉靠海，理所當然是靠海吃飯的養殖漁業，能有什麼特色？」於是我跟著父親，開始了一星期的養殖生活，一開始還真不習慣，太陽還沒出來之前就要去量水溫、鹽度跟餵養魚隻，同樣的一件事情，傍晚要再做一次，這點讓我很不理解，我心想，大海的魚經過大風大浪也都活得好好的，為什麼養在魚塢的魚，需要花費這麼多的精力，父親告訴我：「養魚要能養家，要先把牠當作家人對待，在對的時間給牠們東西吃，才能養的肥美。」我頓時恍然大悟，原來養魚的道理跟養家是一樣的，雖然從小就跟阿公一起跑魚塢，但卻沒有深入研究過，這時我才明白，不管颱風下雨，或是颱風來襲，阿公不曾停止魚塢的工作，更讓我敬佩的是，他一做就是二、三十年，隨著這項研究結束，時間一久，我也將當時的感受逐漸淡忘。

大學畢業以後，剛出社會的新鮮人總想著，要找一份好工作，但在經濟不景氣的狀況下，我待業了半年，最後選擇回到家鄉，跟著父親做魚塢試試看，一開始很不習慣，總要趕在太陽升起之前出門、觀察天氣的變化、每日漲退潮的時間、魚群的健康狀況；對於小時候只在旁邊玩水的我來說，一下子可記不起來，父親告訴我：「傳統產業沒有捷徑，就是跟著師父做，做久了就換你當師傅了。」這番話我一直記在心裡。

父親退休後，換我正式接手魚塢的工作，回想起當時跟著父親學習的我，還是不禁會心一笑，但再怎麼苦，我也熬過來了，我時常帶著自己的孩子，跟著我去魚塢，讓她看看父親平常工作的地方，女兒曾問我，為什麼家裡會有這片魚塢可以養魚，我回答她，這是你阿祖努力一輩子，所留下來給我們的，總有一天也會是你的，女兒看了一眼說：「我不要，我才不整天待在這裡，看這些無聊的魚。」我摸了摸她的頭說著：「這些魚，養活了我們一家三代，就算你不想要，也要記得這個地方好嗎？」女兒低頭看著手機，我心想，這片屬於我童年回憶的地方，總有一天會被拋棄，變成另一戶人家的回憶，但我知道，這裡總有一部分會永遠屬於我，這也就足夠了。

好幾年過去了，養殖漁業的收入也越來越少，甚至會賠錢，加上這幾年，氣候變化的緣故。父親說道：「還是我們把魚塢賣了，這些年賺的錢也夠養老了，更何況你孩子也大了。」我極力的反對說道：「這片魚塢再怎麼樣，也養了我們一家三代，怎麼可以說賣就賣呢？我是不會同意的。」說完這番話之後，我跑出家門，眼眶不知不覺濕潤了起來，回想起那段童年時光，阿公每天帶著我去魚塢，就是為了全家人的溫飽，為什麼父親可以這麼無情的想把魚塢賣掉。不知不覺到了魚塢，我坐在堤防上，想著如果阿公還在，會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呢？我看著魚塢的浪紋思考著，這時一台藍色貨車開過去，我想，這或

許是阿公想給我的答案，就這樣跟著回憶走吧！回家的路上，我陷入了回憶的深淵，阿公彷彿在我身邊牽著我的手，那段在夕陽下漫步的時光，重現在眼前，我頓時濕了眼匡，對著阿公說：「我好想你，好想跟著你去漁塭，想看你的藍色貨車，想吃你煮的虱目魚肚。」阿公對我微微一笑，回過神來才發現，原來是女兒牽著我的手，對我說：「爸，別擔心，漁塭是不會賣掉的。」我擦了擦臉上的淚水，對她說：「沒事的，我剛剛只是激動了點，晚餐我來煮吧！煮你最愛吃的虱目魚肚。」

## 現代詩組得獎作品

### 第三名 《秋刀魚會過期，今天也會》 呂巧薇

五月十日  
你不該當個愛記日子的人  
日子有保存期限  
製造日子的人都過期了  
但舊的東西令人安心  
捨不得丟的就先裝起來  
不管那會起什麼化學變化

## 佳作 《你眼裡的世界》

王靖

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對你充滿了好奇

不知不覺  
悄悄地  
跟在你身後

在凌亂的日常中  
沿著你的生活軌跡  
經歷著你的日常

我像小偷一樣  
小心翼翼的將你的模樣  
藏掖在胸前的口袋

有時會感到納悶  
為什麼你不需要耗費太多心力和左思右想  
便能擄獲我的喜歡

所以我更加努力的注視  
想從你的眼中  
看見你眼裡的 世界的模樣

而後來  
我才發現  
原來從你的世界裡望出去的

都是我

佳作

《卡帶》

黃羽臻

[無題]

回首時光荏苒  
或許日子不能倒帶  
是為了留下些遺憾  
再帶走些感慨  
那不太靈光的播放鍵  
卻清晰的回溯到從前

[失真]

人啊  
在快進的時光中  
學會掩飾  
在倒帶的時光中  
學會誠實  
在暫停的時光中  
學會認識

[磁帶]

輕輕地傾訴自己  
錄下純粹的時光  
捲曲成一張卡帶  
被發行  
被聆聽  
屋黑的時間軌道被彩色渲染  
一幀幀無形的畫面開始糾纏

[懷舊]

不改版的留下  
最美麗的聲音  
不改版的成為  
最美麗的唯一  
無法複製的磁帶軌跡  
是你一生的浪漫痕跡

佳作

《組詩》

湯亞叡

<傷>

換藥地點撞掉頭  
職業學著質疑學者  
沒有記憶也沒關係  
想就忘記關機鍵位置  
也許明天記憶還會猶新  
也是未必  
身旁人仍依舊  
三年疼痛累積  
成何種模樣  
懷念同樣多餘  
背向過 離去  
沒有多嘴那句  
也許  
那句也許  
開始就不曾考慮

<友>

釘死心底懷疑  
懷著沒有好意思  
流逝消逝  
單純  
不要要求  
就連站著都吃力  
死命拉

也不再救得到  
再三強調謊言不是對  
那回答這題是對或不對？  
誰日子又曾好過？  
過好能又多幾天？  
埋首研究無所適從  
也許哪天不同結果？  
曾經和往後  
會給出多少？  
不是不失純白瞳孔  
否認認知孤獨 加碼多寂寞  
目空一切也不會曉得  
背著笑著心裡理解

<走>

不跟從左右 那又  
愛上試用  
僅僅嘴上施用  
麻煩這事提出告訴  
應該公訴  
扭傷  
誰陪下一號碼走過  
難以跨過  
可以冷落  
緊抱左右手  
陪伴這幾步就已足夠  
視線飄忽  
剩下可以意識軼事  
交由幻想邂逅  
且別奢求  
下個八小時變化更好  
雙膝著地  
跌上玻璃

視覺剝離  
丟卻機率  
到手握不了  
有過更明瞭  
還有開口理由  
請捨棄如此珍貴嗜好

<醒>

不敢說句驚駭  
辨識不了漆是不是黑  
模糊著清不掉  
遺憾兩字  
求教科書上給出公式  
曾拿出羈絆  
掛了鴨蛋  
佛力馬札雪豹  
無聲無息腳步控訴  
掉了豹膽  
無限 和 重複  
總有一天到來  
蹉跎不是光陰  
抑或光影長短  
問題找上問題  
三一二一之後  
終會給條膠帶  
固定想抓住的手  
消滅剩餘期盼